

里

乘

序

炳齋

桐城許君叔平子耳其名久矣戊辰歲與龍興道君歸
自京師一見傾談真率無飾恂恂然書生本色可親可
敬望而知爲有道士也既罄讀蘭荪館所著十餘種中
有里藥十卷勸善書也予嘗謂勸人爲善如嘗人以異
味必調劑五味烹飪得法使人食而甘之欲輟筯而不
捨又如導人以佳境必道路幽折疆界明厥數武而亭
數武而榭又數武而樓而臺而軒而閣而洞房而精舍
而豆籩瓜圃菜畦未晦縈絡錯雜安貼玲瓏相地設施

各極其妙其中奇峯曲沼流水小橋花草竹木禽獸蟲
魚之屬靡不畢備所在引人入勝樂而忘疲勸人爲善
如斯二者而已且夫善書至今亦甚夥矣或尙典與村
氓懵然不知或尙鄙俚學士啞然不屑君有鑒於其失
埽去陳言蒐輯新事信手拈來雅俗共喻正如生公說
法必使人人點頭而後已此其所以可貴也顧君博覽
羣書著作等身壹皆可傳於世猶欲然不敢自信間與
論政治得失多精創不敷而久困名場僅以從征功薦
擢臣令謁選絀貲天亦何靳其言不使及身一試之耶

予嘗撰楹聯贈之云於此間得眞名士願他日爲賢有
司知君者當不以予言爲阿好也卽不知君者見君此
集可想見其爲人亦當不以予言爲阿好也哉大梁南
卿劉毓楠拜譔

序

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言之不朽與德功並抑奚分乎窮達顯晦哉達而在上名顯則言因之而顯窮而在下名晦則言亦因之而晦顧顯於今者未必其顯於後也晦於始者未必其晦於終也古今來大手筆一代不過數人人不必皆登廊廟而驚名之士沈埋簿書荒廢筆墨役役於富貴之場問其何德何功人皆匿笑之而恬不爲怪夫豈若跼伏里巷者之猶得以言警世也耶吾友叔平固長於立言者也蘭若館撰述宏富堪繼龍

眠諸先輩之後乃佗僚無聊抱璞屢叩傭書至老捧檄
未能因慨然舉平日所記載以備勸懲者彙爲一編署
曰里藥丐序於予將付之梓予維叔平才優學博不獨
工有以之文其帖括力宗先正尤足挽回風氣爲士林
模範脫令致身通顯達而在上度必大有所建白爲桑
梓光何天厄其遇而使之偃蹇半生俾以著書立說消
磨歲月焉將見此編出而人之流覽者懍然於福善禍
淫之理曉然於惠迪從逆之機以口舌代木鐸世道人
心關係實非淺鮮則雖小說家言作董狐觀可也嗚呼

叔平傳已

同治十有三年九月既望定遠子箴方濬頤撰

序

里蔡十卷吾宗桐城叔平先生所爲勸懲而作也明鏡
燭景妍媸畢呈靈犀劈流清濁攸判言者無罪臧否罔
敢或誣聞之動心從改惟其所擇和風煦物見愷澤之
襟懷慶雲縵霄真吉祥之文字名山不朽壽世無疑矣
先生嘗謂小說家言厥弊有四其或刻劃怨曠組織因
緣東牆窺臣西廂背母盟要嚙臂敘閨閣之幽情事勝
畫眉繪牀帷之媒態狂蕩鮮恥其弊也襲其或屈指英
雄傾心任俠把臂伏莽吹脣揭竿智遠韜名牛角挂書

之輩扶餘叛業虬髯得意之秋獷悍藐法其弊也橫至
若設森羅之惡獄造紂絕之幽宮襲左氏之豕人述阿
尼之貓鬼野狐拜月影幢幢而悸心山魃吟風聲醜醜
而豎髮離奇變怪其弊也誕他如拈花呈佛采藥求仙
寶筏回頭金丹換骨五百道小夫人之乳何等神通四
百門大崑崙之城儘堪遊戲渺茫恍惚其弊也荒先生
淨祓四弊兼具三長根柢六經鑄冶百子實事求是祖
麟經之義嚴修辭立誠效狐史之筆直俟其燁而蔑以
加矣夫以先生居龍眠人文之藪擅馬遷敘述之才脫

使策名祕苑儼直清班花磚畫趨蓮燭宵趺制作必空
餘子聲譽迴軼恒流而乃導食公卿厯懷民物慈悲說
法寓草野之褒譏窮愁著書以稗官之筆削不亦重可
慨哉星翼系同太岳跡分邗溝朗月照帷近挹顏色清
風款戶幸惠笑言時叨促膝之談獲闕等身之製以茲
編足資掌故爰敦趣先付手民免使傳鈔騰貴洛陽之
紙互相告戒請聆汝南之評君其託義陽秋獨有千古
我敢藉言游夏莫贊一詞勉弁簡端用誌忻佩後之覽
者謂詞達理明婦孺皆解第作小說觀可也謂言近旨

遠衮鉞交施不第作小說觀亦可也同治甲戌秋楚南
宗小弟星翼秋槎甫撰

小說在漢時已稱極盛西京以來大儒多爲此體類皆
光怪陸離擇言尤雅魏晉六朝踵之作者愈繁修潔亦
復可貴厥後唐代叢書大放厥詞間多巨幅放縱不羈
殊具奇氣沿及宋元漸流粗率明則自節無譏矣至我
朝山左蒲留仙先生聊齋誌異出奄有衆長萃列代之
菁英一爐冶之其集小說之大成者乎而河間紀文達
公閱微草堂筆記屬辭比事義蘊畢宣與聊齋異曲同
工是皆龍門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者也嗟乎小說雖小
道豈易言哉夫編氓生長窮鄉僻壤耳不聞先聖遺訓

而同此秉彝同此好惡歲時伏臘報賽爨弄遇演忠臣
孝子仁人正士無不肅然起敬津津稱嘆者遇演權奸
忤逆僉王皆小無不決背恚憤交口唾罵者甚至演生
天成佛及地獄種種變相又無不羨怖交集以爲福善
禍淫報施不爽而互相勸戒不置者于以見人心好惡
之公而秉彝之未泯也其或農功之暇二三野老晚飯
杯酒暑則豆棚瓜架寒則地爐活火促膝言歡論今評
古窮原竟委影響傳會邪正善惡是非曲直居然鑒鑒
可據一時婦孺環聽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言者有褒有

取聞者忽喜忽怒事之有無姑不具論而藉此以寓勸
懲誰曰不宜予一介腐儒幼習畎畝喜觀變弄又愛聽
野老叢談擇其事之近是者編爲里藥一書閒亦雜以
說鬼搜神干寶蘇髯偶爾遊戲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可
也惟筆墨蘊苴不足供大雅一快豈敢望鼎立于蒲紀
二公間哉閱者不以語怪悖聖見責幸甚幸甚同治十
三年歲次甲戌重九前五日蘭茗館主人自序

說例

一勸懲之書不啻汗牛充棟閱者嫌其老生常談往往覽不終卷輒卽欠伸欲睡是書義取勸懲名之曰里藥凡遇耳聞目見可愕可欣之事間亦登之非敢自亂其例蓋欲藉以醒閱者之目也

一餘善餘殃降祥降殃皆由於善與不善載於經書者最詳此卽說因果之祖也大抵世家大族其先類皆積有厚德予奪有所聞卽樂而吮墨登之以証因果之說不謬

一士子束髮受書非得科第不能成名而科名得失半由於祖功宗德半由於己身功過每聞科場報應亦必登之所以爲有志科名者勸

一神仙有無原屬渺茫說部所載最多茲載林妃雪事謂求仙必先行善可見求仙並非難事特患人不肯多行善事耳至吳真人事吾鄉婦孺皆能言之以孝誣名仙籍尤信而可徵願以告世之談道者

一鬼神之神之盛先師曾反復道之是書所載俞壽鶴事真實不虛勾賊殃民冥罰炮烙無已可見陰律嚴

而且當梗化者能無寒膽他如神之最靈顯者莫如
雷部是書所載較多蚩蚩之氓能不聞而恐懼乎
一說部所載狐仙類多子虛之言是書閒登一二皆實
有其事以其足以警世也

一說部所載閨閣兒女私情往往刻劃盡致未免有傷
風化是書閒登一二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至踰牆鑽
穴狂蕩苟且之事概不錄焉

一說部所載淫情媒狀類多憑空結撰尤傷心術是書
三十六花禪一則以係實事俾少年子弟見之庶知

有以自警也

一綠林之徒法所不貸是書閒登一二以其所言所行盜也而幾近於道矣葑菲芻蕘皆有可採閱者當亦以爲然也

一吾儒出膺民社聽訟最難如遇人命所關尤當慎而益慎予每聞奇獄輒筆之另爲一卷凡爲民父母者其留意焉

一述而不作先師且然予每閱叢書祕冊與故老遺編可擴聞見者或爲之刪繁就簡或全錄其文亦彙成

一卷願公同好必標出作者姓名以不敢掠美也

一、粵寇之亂十餘年來生靈塗炭極矣予流離轉徙開
闢數萬里每有所聞輒筆誌之書成名曰風鶴塗說
意留待承平俾翰軒之采擇焉惜武林失陷時其稿
散佚幸吾鄉左階訓茂才會錄有數篇函寄歸予彙
成一卷賴其嗜痂之癖助予享帚之珍俾是書如塔
合尖亦左君之賜也

一憶予少不更事讀書每信口雌黃喜攻人短既粗學
作文始知布局造句起伏照應經營接構甚非易易

因復取前書讀之乃不敢妄置一喙事非經過不知其難大抵然也是書倉卒付梓字句閒多疵類大雅君子幸賜糾正焉

一近時說部僉推聊齋誌異爲巨擘其所紀載類皆狐鬼可憑意造是書多係實事敘次較難憶自癸卯秋試報罷毳毼無聊聽客述伊文敏相國言戲援筆記之厥後歲有所增積久居然成帙乃迄今三十餘年所得僅此良以間見太監徵事甚難耳倘天假我以年尙願再撰里剡一書以續其後伏望四海同志遇

有可欣可愕足資勸懲之事不吝郵寄大略俾得摺
掇成編幸甚幸甚

里藥總目

卷一

張相國祖

方老宮保

文字竹葉

一文錢

韓文懿公軼事

富翁于

吳生

姑蘇某翁

余徐二公軼事

杭城某翁

左生

雷擊二女

雷擊某氏子

葉孝廉

僵尸

何相國兄弟

傅青主徵君軼事

卷二

陳太封公

劉封公

程太封公

倪封公

李封公

葉封翁

黃勤敏公

張叔未先生

姚孝廉

某公分校

鄉場顯報

吾鄉張生

張玉常觀察

余鏡湖太史

甲乙偕試

林如雪

夜話

吳真人

吳解元子

潘氏祖

卷三

扎拉芬夫婦

仙露

袁姬

夙冤

趙乙

絳幘生

屍變

小蛇

辣蟲變蛇

灤州儒學蛇

潭陽史仲皋言三事

樵夫某甲

平鄉縣老儒

超勇公軼事

海州四怪

鄭甲

千金亭

員先生

錢弗要

徐霞客

產怪

祝由科

諸祚典

古雛鸞

粵東某甲

卷四

姮兒

附錄宮娃歌
節婦吟佳人

某太史鬼球代

柯壽鞠

伊莘農相國言

圓光二則

楚北王某

愛兒

變驛馬

廚媳

元壇

邑人某甲

秦氏婦

某媼

吳明府

陳司馬

林遠村方伯

浙江學使署狐

卷五

摺差

歐公子

虎鈞

俞壽霍

蕭狀元

髡社湖蚌珠

怒睛鷄

蛇妖

周孝廉妻

產鬼畏繖

制軍某公

蟻陣

宣侍御

李泥尤

魚城

某官妾

卷六

吳和甫侍郎軼事

年大將軍

甲與乙爲善友

王素芳

素芳說夢

吾鄉某太史

指腹爲婿

老圃某翁

產蛇

雷擊某總戎

崔太史

王氏子

雷擊邵伯民

大通余翁

雷擊三則

獵人某

行脚僧

當塗令

金錢李二

九山洞

少年客

劍俠

父子同日合喪

毛甲

戴明府

卷七

某公子

雄黃彈

有外山王

蔣姊姑

活佛

禮部書吏

肇慶府署五異

鬼批縣尉頰

庚午神誅水怪

金毛吼

蜘蛛怪

驪愛卿

記海鹿門少時事

紀夢 附錄重修虞姬墓碑

卷八

小衛玠

婉姑

某氏子

媚薌

清苑縣某氏女

杜有美

守貞

福穀龜

某令

孫明府

倪公春岩

張船山先生訊盜

張靜山觀察折獄

卷九

節錄土司婚禮記

擷錄海上記畧

海峴

天妃神

木龍

水仙王

糠洋 草洋

大崑崙

琉球

日本

紅夸

西洋國

宇內形勢

附錄海上占晴雨

暴風日期

附圖

擷錄豁意軒錄間

城隍赴任

武昌徐商

厲鬼作祟

金聖嘆

玉兔

繼來禪師

閻和尚

犬妖

卷十

記粵寇倡亂之始

記粵寇渠魁事跡

石達開

書秦小羅

書傳善祥

易容之

江西劉某

富賈某

中州某生

陳氏女

山東某縣幕友

林明府

趙孝廉

方復菴封翁

汪熊臣

徽州某甲

皖北粵東兩奇女

陳祥浦

小喜子

某甲

朱封翁

里蔡卷一目次

張相國祖

方老宮保

文字竹葉

一文錢

韓文懿公軼事

富翁子

吳生

姑蘇某翁

余徐二公軼事

杭城某翁

左生

雷擊二女

雷擊某氏子

葉孝廉

僊尸

何相國兄弟

傅青主徵君軼事

萬里江山壯麗，大業緣起，直上云霄，已數萬里，至於山深，清未可測，識矣。

文集

馬神

山 呂 蒙

樓文
山武

呂宋

大小二覆釜山

萬里長沙

大山

小龍

1

東竹

12

一百五更

海舟遇此不覺重矣

有進林亭路

東浦寨

占城

交趾

柔佛

大年

102

東京

細

摩

二百五

4/5

四州

一

34/11/81

養丹

南海萬里不知所往復我轉東

北其生其死其憂其樂

止

未疏

正

東

天

日本

朝鮮

臺灣

氣

澎湖

澎湖

山

金門

廈門

高

內

廣州府

廣東潮州府

漳州府

興化府

福州府

福寧府

溫州府

台州府

寧波府

紹興府

嘉興府

湖州府

E 七

長江

雲南省

咬留

齊啞

黎圭英

西

紅毛即荷蘭國又在英
圭黎之西北西洋又在
荷蘭之西北海道在
遠中國舟航不能到
圖中亦不能載

里藥卷一

桐城 許奉恩 叙平

張相國祖

兒時在塾家大人訓之曰士人讀書尤宜積德卽以吾
邑而論其先積德愈厚其後發祥亦愈熾因言張文端
公之封翁初夢神送一衣冠人至謂爲晉朝王處仲是
夕果生一子封翁甚喜稍長器宇魁梧性亦聰慧十歲
忽殤封翁悲慟綦切越數年又夢前衣冠人至曰吾周
覽天下福德無如翁家今再來不復去矣俄頃公生言

貌舉止與前無異故字曰敦復子小子識之不敢忘爾
時童穉不敢請問翁家之先有何功德後聞吾師張子
畏觀察寅言始畧知其大概先是明季張氏之祖有諸
生某公生二子俱讀書立品公老不得志家計日窘一
日鋤園種菜忽見窖藏白鏹充斥不下百萬自念書生
福薄驟得鉅貲何以堪之遂如舊掩好將留作善舉及
老而疾革始告二子命必俟荒年掘以賑饑爾曹務須
善成吾志倘背吾訓妄存貪念子孫不昌二子泣涕受
命公卒後數年適遇奇荒二子遵公治命發閭覘之信

然遂謁邑令敬陳遺訓願出窖救荒令故賢者正苦賑濟無術聞言大喜自督役親往發之果得藏鏹百萬盡以賑饑所活無算事竣將爲請獎二子堅辭不受後某甲早行見人肩擔二筐內盛珊瑚青精水晶碑礫之屬大如杏實纍纍如貫珠不知何物試問何往曰送往張家去也恭逢國初定鼎文端文和兩公父子相繼拜大學士一時兄弟子姪由科第而躋顯秩者指不勝屈始知所見珊瑚等物爲各色頂戴也

里藥子曰聞諸故老言此次賑饑皆吾邑校官毘陵趙

廣文督其事絲毫不入私囊饑民皆沾實惠彼某甲早
行見人擔二筐送往張家內另着一小筐亦盛如杏實
各物問此爲何曰此送趙校官者也未幾其後嗣熊詔
果大魁天下子孫後亦多顯宦云

方老宮保

家大人又言吾鄉方恪敏公生性孝友封翁以事戍邊
卒於戍所恪敏年甫踰弱冠聞耗跣足徒行數萬里至
塞外負父骸骨歸後以布衣獲馬周之遇官至直隸總
督其子勤襄公葆嚴宮保猶子來青宮保先後相繼均

官總督時人榮之以爲恪敏平日存心孝友之藪
里蔡子曰易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所積愈厚則其慶
亦愈大且久吾邑鉅家顯族甚多然未有如張方兩姓
之赫赫者觀張氏之祖所積之善宜其科甲至今不絕
且自文端公而後一脉相傳六代翰林潘文恭公筆記
載之謂爲古今所罕有至方氏自明初及今顯秩相承
間出文人理學其先非有盛德曷克致此卽恪敏公孝
友一節已可畧見大概矣

文字竹葉

廣東某寺一老衲貧苦清修持戒甚嚴嘗暑月有遊方道士日暮來求寄宿僧曰無論荒剎湫隘不足辱鶴馭卽仙師不棄而此地惡蚊甚多嘬人最毒往往有受創潰腐而不能瘥者貧僧僅一敝布幃別無以應客可若何道士曰倘師慈悲肯假一袈裟地暫容棲止得避虎狼幸矣他非所慮僧以其言懇切遂願讓已榻款客道士謝曰蒙師見留受惠已多何忍迫師露宿致飽蚊吻僧曰師行路甚憊非幃不得安寢不必過讓彼此推遲久之道士乃宿僧榻僧竟夕亦幸不爲蚊所厄心竊訝

之詰旦道士起謝曰昨蒙假榻感不敢忘然師夜間得
毋受創不僧曰幸託仙庇夜間竟無一蚊不知何故道
士笑曰緣感慈悲畧用小術將蚊盡驅於後園竹葉上
矣師須切記凡蚊所栖之葉已化文字皆可避蚊慎勿
輕視僧異而趨驗果見園竹數百竿葉上各栖一蚊俱
化文字大喜出謝道士不知何往蓋仙人也從此遂無
蚊患後遠近好事者聞竹葉能避蚊爭購求之每葉錢
數十文不逾年園竹爲空僧由是致富爰大庀材剏修
蘭若居然金碧莊嚴矣吁向非老僧一念慈悲安能幸

縮仙緣爲我佛之光哉

里藥子曰常州湯貞愍公兩生先生貽汾宦粵時聞有此集特造其寺求之不得心殊怊悵歸途暫憩村塾與塾師言及師云向與僧善曾得數十片爲人攫奪殆盡今存無幾請分餽二葉公喜如獲異寶一贈友人一用頗黎二片將葉夾其中四圍鑲以紫檀葉上文字固係篆體亦于葉旁署款篆書甲申春日兩生六字配之以篆體兩面一致俾把玩者泯其反正之迹公心靈巧凡日用什物無不精妙卽此可見膏觴予於獅子窟別業

出以見示並述其緣起如此

一文錢

一文錢者姑蘇布店也初徽商甲乙二人合夥挾重貲至蘇貿易各昵一姬不吝揮霍兩姬固奇女子嘗半夜無人時謂二人曰從古勾欄中搗媼無好相識有錢則奉爲上賓無錢卽標諸門外比比皆然日來窺二君囊金漸次蕭索君等挾重貲背鄉里爲權子母今爲妾等耗費殆盡脫不早爲計其何面目歸見家人願熟思之甲乙亦以爲然以戀戀不忍割愛苟且安之搗媼每有

所求必百方謀畫以厭其欲無何典質既罄遽爲搗媼
齒冷將下逐客之令兩姬曰何如君等不聽妾言早知
有今日矣妾等不幸身墮下流實非所願蒙君等割臂
要盟刻銘心髓觀二君意氣不過暫時落莫必不久困
不如暫歌別鶴努力以圖恢復妾等當誓死待踐昔約
報君有日矣各餽白金五十兩趣令早去甲乙無可如
何不得已受金揮淚而別時歲將暮二人姑就酒壚對
酌禦寒並市飴餽寒具等物充飢心緒煩冤飲罷忘攜
餽金歸寓始覺急覓不得逆旅主人促索稅貲勉強典

衣以應行李一空二人計窮日則行乞夜則寄宿古剎
恥過兩姬之門避道而行會除日薄暮二人拾得枯枝
就地燃火相對歛歛甲於腰橐摸得一錢擲地嘆曰重
貲散盡留此一錢何益不如拋去乙忽心動急拾取曰
此碩果也天幸存此一脉生機安知非剝極而復之兆
遽攜錢出曰君姑待之我自有計甲莫喻其意少頃乙
歸手攜竹片草莖敗紙鷄鴨毛等物甲問何爲乙笑出
麵粉索水調漿就地火光中將草纏竹片上蒙以敗紙
又徧黏鷄鴨毛畀甲視之宛然各種禽鳥甲曰君處此

愁城尙何作此兒戲乙但笑而不言竟夕約成二三百
具平明以半付甲邀同至元妙觀自有料理甲姑與俱
往觀爲姑蘇遊觀之藪春日尤盛比至觀士女雲集婦
孺見甲乙所攜禽鳥以爲酷肖爭來購買頃刻俱盡每
具十數錢共計五千有奇甲至是始嘆乙心思靈巧樂
不可支因問一錢何用曰竹片草莖敗紙鷄鴨毛等物
皆係拾諸市上以一錢市麵粉豈不愜敷所用耶相與
大笑自是購添各色紙張雜鷄鴨毛以肖人物花草等
狀兩人夜間分製日至觀求售自春徂夏纔百日計歛

錢三千餘緡矣因變計居積貨物往无不利不兩年積
貲數萬遂于間門開設布店大書一文錢三字榜于門
誌不忘所自也乃各具千金爲兩姬脫籍姬各出私蓄
相助經營不數年財雄一方爰遣人至徽迎取眷屬兩
家相約世爲婚姻迄今二百有餘歲矣間門內泰伯廟
前一文錢三金字大如栲栳猶煌煌照人目云

韓文懿公軼事

韓文懿公莢貌寢陋而髯叢如蝟年逾四十甫領鄉薦
計偕北上膏秣無貲襆被徒行嘗日暮失路寄宿人簷

下少間一叟籠燭至見問誰何公具告邦族叟瞿然曰
是慕廬先生也耶老朽向磧大文嚮慕已久今不知惠
臨褻慢勿罪公謙詞致謝叟叩門肅客入爲具酒食款
類甚恭就廬事西偏設榻請公安寢叟入公甫就枕廳
入故俱祖先木主殘燈尙明時正月中旬燈節初過月
祖如畫忽聞窸窣作聲一女從門隙入靚粧高髻徑至
明先案前伏地跣拜已出一物置香爐下冉冉由門隙
上內公知有異稍起于爐下摸得一物就燈下諦視形
治篋絲上纔紅線一縷腥臭刺鼻乃憊壓枕下倚枕假

寐以覘之無何又聞窸窣聲前女從門隙出後隨一女
相將至視先前伏地交拜前女起索爐下物不得意甚
惶急後女立待良久復獨由門隙入內前女便至榻前
問曰頃爐下一物公見之否公披衣起坐曰良有之汝
需此何爲者女曰實告公妾非人乃緇鬼也合于今夕
得替投生非此物無以爲信乞公憐而賜還爲幸公拈
旃冷笑曰若然汝利人之死以圖己之生我實不願遂
用之生而不抹人之死物固在此吾決不汝還矣女再
三哀之公瞪目拈髯冷笑不答女慘然變色曰公不畏

鬼耶如再不擲還妾將現變相矣公笑曰汝縱現變相
是汝本來面目吾何畏哉女醜醜有聲長袖一拂蓬髮
垢面帚眉突睛舌出唇外長尺有咫怒目相向意殊猜
惡公笑曰汝技止此乎汝試亦觀我變相何如相傳公
固奎星化身時宿醒未解酒氣尙醺急起赤足索得隻
履夔躍而前鬚髯怒張盛氣向女面一噓其狀儼然世
俗所繪奎星也者女不禁悲嘯能地幻爲雲煙頃刻漸
滅竟不能復聚形矣公乃叩內室門叟出備告所以先
是叟有子出外婦不得於姑日問適以小事勃谿叟聞

公言知有變急入告媼相與破婦房門果見婦懸梁上
氣尚未絕解纜以水灌之頓蘇公諭叟與媼好善視其
婦一家感泣從此稱慈姑孝婦焉天明公出爐下物火
之並將灰投園中以絕其患是科公登會狀官至大宗
伯

里蔡子曰相傳吳門有星者決人吉凶百不爽一許繆
殿撰彤登會狀果驗一時神之文懿公往求推算則曰
子一第已屬幸事尙望捷南宮乎死期且至矣奈何公
聞而怏怏無意北上友人力破其惑又薄助其貲甫克

龜勉就道竟繼繆公而登會狀星者聞之惶愧遁匿又
聊齋誌異載元少先生曾設鬼帳一事因思古之不得
志於時者或爲路鬼抑揄或受小人奚落正復不少若
公旣見重于冥王又能氣懾惡魄可見公平日爲人爲
天人之所欽矚較之尋常與鬼物爲伍者不同彼星者
本小人之尤以公貌陋家寒預挾一窮儒不能發跡之
見不待推算遽加菲薄是炎涼之心中之非其術數之
或驗或不驗也其智識不又出鬼物下哉噫

富翁子

富翁某羣雌粥粥中年舉一雄喜甚兒甫周晬忽終日
啼哭滴乳不食舉家憂皇急延多醫商治並云但求兒
愈不吝厚酬羣醫籌商立方藥不下咽束手無策次第
散去中有某醫者素專治小兒其術甚精再四諦視指
紋知兒固無病竊希厚酬獨留不去而展轉思維卒不
喻其啼哭不乳之故偶遊後園見乳姆于荷池爲兒洗
濯衣袴蓬頭悲泣問其何泣之哀答曰妾一家老幼不
下十口皆賴妾在此乳兒得不凍餒今兒疾不治一家
斷難存活那得不哭醫聞是乳姆其心忽動乃曰我醫

也再四諦視指紋兒實無病但不喻其啼哭不乳之故
汝若知之可悉告我我當設法治之若是則汝家溫飽
我亦得厚酬矣未審汝知之否乳姆聞之皇遽投地稽
顙有聲悄謂之曰先生必祕勿告翁妾乃敢言醫曰諾
乃曰前日抱兒戲池畔兒掬石上生螺納諸口中妾急
以指掏之已頓喉際從此啼哭滴乳不食此致病之由
惟妾一人知之先生慎勿多言未審果能治之否醫撫
掌笑曰得之矣以好言慰乳姆並誓不泄言乳姆叩謝
而去醫特見翁笑賀曰連日爲郎君故幾忘寢食頃思

得一良法疾可立效但不知郎君愈後所謂厚酬者幾許耳翁喜拈髯笑曰小兒果愈請以五百金爲先生壽可乎醫笑曰請益之曰倍之何如醫點首曰可矣迺囑翁速購肥鴨百頭繩繫其足而倒懸之以益承鴨嘴所流瀝沫若干用銚頻挹注兒口中不炊許時兒啼哭頓止且以手索乳哺矣翁顧而狂喜以千金酬其醫

里藥子曰昔揚州嵯商某中指頂螺紋中忽生一紅毛根圍紅盤大于豆毛銳如針觸之痛徹心髓醫治罔效且稽古方無是症羣醫無可如何相率辭去吾邑嚴肇

基名醫也適遊廣陵商耳其名禮延胗治嚴稽羣醫所
立方或敗毒或瀉火俱無少效默思中指屬心毛乃血
之餘其色赤屬火必心火與腎水不能既濟君火動而
血無所統致釀此患治當滋腎以金匱腎氣老法加減
三日而毛色頓黑痛頓減又三日而色黃痛漸止又三
日而色黃轉白越日毛隨盤結痂俱落疾良瘥所謂醫
者意也彼小兒舐螺以鴨兒螺必噉取其灑以淪之故
立愈証以嚴醫之法益知醫以意爲之較執古方不更
可操勝券乎

吳生

唐盧龍節度使李公精星學推算窮通殀壽百不爽一
有愛女美且慧公推算當封夫人非公侯之命不許占
鳳故及笄猶未字也有吳生者回世家子素游惰而性
儇巧涎欲繫援又不敢遽通媒妁密以百錢賄日者爲
捏造一極貴之格書于紅牋乘公出行故犯鹵簿公怒
叱虞候拘至輿前厲聲問故生叩頭曰小人以貧困不
能自存特占休咎於日者謂貴不可言自念一寒至此
何由發跡緣類觀所評命紙沈吟猶豫不虞節鉞忽臨

致誤冒犯罪萬死公索評牋推之良然顏色頓霽詳詰世族大喜命載之後車歸爲薰沐更衣問娶妻否對曰以貧故尙未婚配公益喜遂筮吉以愛女妻之一介措大一旦坐官富麗頓增驕蹇左右之人妒而且恨交譖於公久之公亦察其無他能陰悔而厭薄之欲殺之苦無其法會吐蕃大入寇朝廷憂之詔各路節度使舉將才公遂抗疏特薦壻吳生固世家子素習韜畧可勝將帥之任疏上召生告之生知將借刀殺已然不敢辭且佯喜再拜深謝汲引及俞旨下生拜辭公內與妻訣女

國賢淑以父將不利于壻心殊不嫌乃勉生日男兒志在四方死生有命此行安知非福努力爲之不立功歸無相見也君其懋哉生日諾既至戍所諭部曲將弁詰旦登塲閱武有不至者殺無赦至期一一閱畢各厚犒之且笑謂諸將弁曰爾曹各有所長果同心戮力蠢爾蕃虜尙難殄滅幕府少不更事頗好馳馬試劍敢獻薄技以助諸君一笑僉曰唯唯願幸寓目少選數健兒共昇一大刀至約重千鈞生乃着戎服跨駿馬持所昇大刀下抑上揚左盪右決輕如揮扇易若折枝舞畢下馬

毫不竭力合營羅拜歡聲雷動賀曰公神威真天人也
生命以刀懸諸營門擇日撻伐初生閱武時吐蕃潛遣
謀者偵之見生舞刀大驚舌撟幾不能下深夜悄就營
門舉之直如虬蟬撼樹牢不能動謀報吐蕃聞之相顧
失色君臣籌議以爲不早自量力强與交綏是螳臂當
車徒自取死急上表謝罪願歲歲朝貢永誓不反捷聞
朝廷嘉悅以李公所薦得人晉左僕射封代國公以生
征虜有功授嶺南節度使封萬戶侯妻封涼國夫人至
是生得官歸遂爲翁壻夫婦如初後女問生始知前所

舞大刀以木片飾錫箔爲之又預如式鑄于鈞鍔刀俚懸營門故令其謀者偵報以懾其心而投誠輸款也

里蔡子曰或謂吳生一生工于用詐始也以詐得婦卒也以詐得功亦何狡獪乃爾也予謂必其命應如此故天牖其衷福至心靈向使吐蕃之役應變無謀則翁將借刀以殺其壻夫且不能終有其妻匪寇婚媾能不爲生危乎方入贅時公雖信命竟不免爲人言所搖賴女也能賢安命不貳安知非福一言幸中果爾塞上捷聞朝中命下翁旣微寵妻亦分榮自是生得官歸遂爲翁

壻夫婦如初是蓋有幸詞焉予舊過盧生祠見題壁詩
甚夥類皆豔羨盧生得遇呂仙作此一塲好夢予謂盧
生若無封侯骨何能入夢因口占三絕以調侃之有云
盧生自有封侯骨纔得邯鄲夢一場卽此意也武侯嘗
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卽命也否則命之不猶而妄
希非分天下之百般奸巧百般窮者豈少也哉况就用
兵而論所謂兵不厭詐此事卽採入智囊亦奚不可

姑蘇某翁

姑蘇某翁赴飲夜歸見鄰人某甲河畔磨刀詫問何爲

不答再三研詰始勃然謂婦與某生有私適賊生來將掩執而併殺之以洗門戶之羞翁把玩其刀曰此固當殺奈力不利何我有寶刀如新發于硎請暫相假何如甲謝曰甚善翁笑問汝曾殺人也未曰承平世界焉敢妄殺人曰然則汝初次殺人亦須薄飲壯膽乃邀甲至家出酒一瓶佐以菹豆囑其自酌無躁爰託如廁稍往呼婦告之故婦與生惶愧叩謝翁急麾生曰去去毋緩生倉皇遁翁又囑婦扃戶歸視甲酒甫罄問尙需酒乎曰足矣遂假刀別翁急歸破扉而入索生不得意翁漏

蘭若館外史 卷一

泄恨甚返叩翁翁笑曰良然汝且稍安試聽老夫一言
妻人子娶婦不易因泄一朝忿殺之固差快意但殺之
必須鳴官鳴官卽不免笞責且須薄費爲汝計亦甚不
利今爲汝畫一萬全策婦旣不貞不如鬻去藉得其貲
亦可再娶不較爲盡善乎汝其思之甲沈思久之曰翁
計誠善惟其父兄不肯奈何翁謂但生以私生一事卽
指老夫爲左証計無不諧甲如言往勸婦之父兄果恥
其不貞聽甲處分遂將婦鬻去越數年翁以歲饑家落
丐食如秦蘂宿寺中一日見羣婢擁一麗人珠冠繡帔

入寺禮佛健僕三五輩皆華服着吉莫韓伺立門外屏
息耳語意是命婦少選禮佛畢麗人升輿瞥見翁命從
者詣翁備問邦族遽令攜翁歸見其閤閤閉閤粉堊煜
耀其良人出年可三十許容止甚都麗人謂翁是表叔
行良人慰問殷情翁諦視麗人非他卽某甲之鬻婦也
以其良人在側彼此約略寒暄兩心嘿喻不敢絮說良
人命左右爲翁具湯沐更衣進饌栖以精舍漏二下兩
婢秉華燭導婦至翁寢所檢衽叩地翁急按起婦喟然
嘆曰妾曩以一時之誤微翁白骨已朽妾之身翁之賜

蘭苕館外史 里藥卷一

也再生之恩久恨未報今幸相遇謹先具黃金二百兩
爲翁壽乃命婢列金几上謂不腆微物出自私忱聊酬
萬一翁請安心寬仕他日元旋良人自別有餽贖也翁
喜出非望凡婦所言竟不知所答唯唯而已先是其良
人以無子命紀綱吳下買妾適得婦歸連舉雙雛良人
大喜使乳母字之前歲嫡死婦已正位速好甚敦良人
富固敵國以妻黨故遇翁甚厚翁居此半載左右給役
皆二八俊童飲食起居靡不稱心心不自安屢欲辭歸
夫婦以翁年老不敢久留爲具四時衣服裘葛單袷悉

備其良人又贖以三千金命僕馬送歸行色甚壯扒家
後知子爲人傭工招歸出貲命其貿易不數年居然鉅
富往來江湖稱爲大賈後子至楚北以人命株連逮繫
苦不能脫會堂上官慮囚閱爰書見其子姓氏籍貫問
翁是否同族答謂是罪人之父官色頓霽不日出子于
獄且謂之曰汝可速歸頓寄語而翁某生問訊矣其子
再拜而出心甚德之而莫知其繇又念父固鄉民平日
未嘗與顯者交何得官言及此而翁聞子繫獄深以爲
憂忽見子歸悲喜交臻子乃述官問訊之言翁瞿然驚

曰是矣是門與某婦有利之某生也今貴也耶遂爲子
具告往事父子交慶設兩人木主尸祝之

里蔡子曰木夫誅姦世間儘有使樸誠畏禍者聞之恐
波及其身則必掩耳疾走矣使忠厚不忍者聞之或諫
勸阻止而不善立言當其人盛怒之下必致反脣相稽
不惟不能阻止且可增其忿焰矣抑使浮躁好事者聞
之則必幸災樂禍從旁嘵嘵撻掇慙慙之不暇矣雖本
夫誅姦律所不禁而見死不救亦非所以體上天好生
之心我不預聞于我無尤也我聞之固不必諫勸阻止

以逆彼之聽又何必搗撥慫恿以助彼之虞乎某翁洞
悉人情窺某甲怒氣方張願假刀以利其用又勸飲以
壯其膽語語中肯甲焉得不墮其術中而于是託如廁
稍往告婦寓諫勸阻止于鼠撥慫恿之中斟酌可謂盡
善矣及甲恨而返叩卽直承不諱並爲剖陳利害策畫
萬全甲婦與某生之命固賴翁而生卽甲他日苟得再
要而幸延一線之嗣者亦出翁之賜也大抵遇此等事
諫勸阻止者少鼠撥慫恿者多有損于人而無益于己
不知是何居心也問有能不動聲色排難解紛如翁之

熱腸爲人從容周密者乎予嘗謂人心卽天心也順天者昌觀翁後日父子兩受其報天心不大可見哉

余徐二公軼事

徽州黟縣余公夢岩名毓祥徵時授徒館穀甚菲歲除無貲配先夫婦枵腹愁對太息公身僅着一敝緼袍一舊羊皮短褸鷄鳴而起擬趁早墟貰短褸可得三千錢市牡酒薪米之屬聊以卒歲獨行五里許路經一嶺隱約見樹林中有人影叱之不答固疑是鬼迫而視之則一男子投繯樹枝也大駭急解繯放卧地上移時頓蘇

詰其自經之由其人忸怩泣對曰小人負佃租若干主人迫索倘不急償便擄取妻相抵妻去兒在襁褓失乳必死小人既不忍妻之生離又不忍兒之短折左右思維不如先填溝壑爲得也問租值須錢幾何曰三千足矣公乃以短褕付之曰速將去貰錢償主人慎勿出此下策其人崩角在地叩問姓名公麾令速去勿多言吾不責爾償問姓名何爲者其人叩頭起攜短褕而去公日晡歸家夫人問衣已貰乎曰否否吾不自慎爲人竊取去矣夫人亦無怨詞反以笑言相慰時夫婦年俱逾

五十尙無子未幾夫人竟有娠生辛伯司馬兆元是年
爲嘉慶丙子科公領鄉薦丁丑聯捷成進士觀政禮部
擢郎中在官有政聲生平不苟取子不輕然諾鄉人以
賢者稱之後投繯男子貿易小阜欲報曩德苦不知姓
名徧訪鄉黨羣懸揣非公不能姑備儀詣謝公峻拒之
曰若誤矣我無是也公年登大耋告歸林下易簪時辛
伯叩問是事曰此盛德事吾何能爲大抵鄉人以我平
日迂方或擬議及之耳予與辛伯交最昵問之果然嗟
乎觀余公已事歎造物試驗賢者可謂至巧至酷彼索

連者必須錢三千若暗中計短綸之值恰以相抵少一錢不可多一錢亦不可在凡人處此豈能一錢不留竟如公慨然持贈空拳而歸直行所無事乎而夫人聞之絕無怨言反以笑語相慰亦可以謂難矣世謂行陰德事不使人知余公有焉後吾友漢軍徐公可司馬同善言其尊人鐵孫觀察爲孝廉時歲暮存館金三十兩歸家途中值索連鬻妻事價恰符館金之數亦慨以相贈徐公平生樂善不倦筆難盡述以此與余公相似故連類及之而不特書也徐公諱榮丙申進士由縣令起家

游晉福建汀漳龍道抑予聞之我朝縣進士自余

公始廣東駐防漢軍舉人自嘉慶丙子科徐公始余公
五十後始得子且多孫焉考終祀鄉賢名宦等祠徐公
居官善政不可枚舉其最著者守紹興時創修壩堤活
數十百萬生靈萬世利賴公嘗曰吾所在有功德於民
子孫必昌信然公督兵新安殉難謬縣之漁亭賜卹

甚厚凡建專祠尸祝者數十處今長子伯安慮善權浙
江金華府知府次公可同善卽選通判並加同知銜次
春漪傳善現官四川會理州知州孫十人皆能以詩書

世其家

里乘子曰子嘗謂天下至善之事非有厚德厚福者不能遇二公福德過人故所遭若合符節當其初時造物之所以試驗之者不可謂非至巧至酷而其所以報之者不可謂不厚若我輩庸碌無奇造物不甚留意遂亦不必試驗子自知德涼福薄斷不能幾及二公之萬一然不敢不勉也

杭城某翁

杭城某翁富埒王侯而艱於子姬妾甚衆卒無蘭兆翁

年已逾日艾自念無嗣何需多金遂矢行善事且不求人知踰年某姬果舉一雄方頤豐下賀者羣稱英物翁心頗慰兒七歲就傳徇齊殊衆一家珍愛之無何兒環脣生七疔痛徹心髓症甚危殆凡精岐黃者皆羅致家中翁暑券患愈酬白金三千鎰諸醫涎其賞商摧立方卒無效創且日甚水漿不入醫謂脣疔最毒難治此多至七枚徧稽古書皆無此症羣謝無能相率辭去翁愁思無策惟率諸姬環榻相向而泣兒僅存息一絲坐待其斃而已忽有媼丐於門聒求無厭聞者以少主垂危

譙呵之翁聞出責闔者如言給媼媼合手稱謝見翁淚
承曉詰知兒疾曰老婦有兒幼亦患此曾遇異人謂名
七星攢月危症也惟十二歲內小兒所下虵蟲百條搗
餅疊敷之可治試之良瘥後以方傳人皆效今公子得
遇老婦合是有緣敢爲翁賀翁喜如媼言懸格徵求凡
有小兒者咸以藥下虵蟲爭獻求賞敷之果愈先是翁
聞媼言入諭於衆比出延媼不知所往而所給之物固
在或謂翁素虔奉天竺觀音此蓋菩薩化身以旌善人
云兒弱冠成進士事親不仕生子五皆讀書成名至今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一

三

科第不絕尚稱素封焉

里乘子曰翁年已逾曰艾忽自念無嗣何需多金是天
牖其衷也其矢行善事難其不求人知尤難蓋初存心
固施不望報而天必報之彼蒼蒼者何嘗絲毫負人哉
觀此歎爲富不仁是陽虎之說耳而天下之爲富翁者
聞此翁之風亦可以興矣

左生

邑諸生左泰年少才貌雙俊而苦無行隣翁某走無常
性方正喜規人過嘗謂生曰昨至陰司竊覘吾邑士人

祿籍君貴居極品壽享期頤子孫昌盛以曾挑某寡婦
致失節又與某處女有私干怒冥王已鐫祿秩二級減
壽二紀矣君宜自愛後福尚未可量也生聞而駭懼跡
爲少斂未幾故態復萌蕩檢益甚翁見之愠曰前老夫
爲郎君言將以爲妄耶昨又見君籍不但淫惡甚多且
又唆某甲健訟某翁傾家兼斃多命冥王大怒鐫君五
級壽僅花甲矣不速悔而痛改之不可挽也無何又遇
翁於途責之曰君不聽吾言冥王以積惡多端罰僅以
布衣終子孫亦不能顯達是真不可以救藥矣生俱漫

應之既而又遇翁直墜生面曰孺子真不可教今死期至矣可若何生始大恐踣叩其繇翁曰昨見冥王稽君籍令鬼吏權衡功過吏檢君惡籍每惡以寸紙書之紙片纍纍堆積如山冥王立叱勾攝君魂削君壽祿且斬嗣續吏稱左某尙有善籍可抵王頒之命稽善籍須臾吏呈寸紙大聲唱曰左某生平奉事繼母至孝僅此一善王令試權其輕重見吏持一天平至將惡籍紙片數百張堆置於左復置善籍寸紙於右權之輕重相埒王色頓霽曰孝之爲德如此其盛乎旋命吏但削君祿壽

於某年月日時勾攝結案姑念事繼母孝留一子以延
宗祧生聞赧汗如雨自言願痛自改過尙可挽回否翁
曰悔已晚矣掉頭不顧而去後生果如期而卒三子僅
存一焉

里藥子曰左生幸遇隣翁屢進藥石以攻其疾誠爲難
得乃始聞駭懼繼則故態復萌且加甚焉一誤再誤六
州鐵直不能鑄此大錯天罰所及孽由自作夫復何怨
而一念之孝權其輕重善惡兩平卒賴此以延一線可
見天道賞罰之公也信乎真王之言曰孝之爲德如此

蘭表會夕
其盛乎

雷擊二女

江蘇葛菊人言太湖西洞庭山有村曰後堡人煙輻輳多以織綿綢爲業綿綢以蘭網爲之謂蘭面第一層其絲其薄如網也先是有湖州某叟每年蠶熟輒舟載蘭網至後堡販賣村有某媪其子外出傭工家惟孫女十二歲外孫女十四歲相依過活道光十三年六月某叟來販蘭網擔貨到村子十三歲留以守舟二女恒至舟與叟子戲日久益密無猜叟售貨既罄將歸以風逆不

能解纜軟佛指十二元納橐置舟中仍攜揀贖殘網到
村賤價賣訖旋舟索橐不得怒詰其子鞭之幾死岸人
僉爲緩頰咎叟踈虞不能專責乃子叟無詞含淚刺舟
快快而去是月二十四日某媼將午炊以石敲火不得
出門乞火忽烈風暴雨雷電大作村民某甲見媼宅火
起趨報媼媼罵曰促狹兒無妄咒人我敲火不得始出
求火家中那得火發甲曰此何等事敢作誑語謂予不
信可自覘之媼急冒雨趨歸果見火焚屋內哭央村衆
撲滅火頓息雷雨亦止入視二女手扶堯鐔踣死院中

兩太陽穴各洞如鍼孔血水涔涔然流出面不改色衆
甚訝之憐故盛爆豆試共發之則豆下叟之橐貲存焉
村民多與叟善急遣人馳送湖州至則叟與妻已於昨
夜投繯死矣蓋叟歸途復痛責其子偏迫投河到家妻
詢得其故旣痛子死又以失貲無以爲生夫妻交謫半
夜俱自經云村人回始知雷擊兩女爲有由也吁可畏
哉

里藥子曰或謂二女慙穉無知戲攘橐貲初未嘗出於
有心天之所罰無乃太刻予謂不然大抵上天好生於

人命尤極軫惜無論二女有心無心而某與一門出失
貲絕滅淨盡則慘莫慘於此矣似此惡作劇天怒已極
雖在童稚顧可恕哉

雷擊某氏子

皖城懷甯某媼孀居一子年弱冠貌甚樸愿爲某官僮
從服役勤慎能得主人意同治七年三月十八日夜漏
二下其子啟戶爲主人瀹茗忽暴雷一聲擊死僵踣戶
外媼聞之來撫屍哭曰吾兒素樸愿天乎冤哉何罪而
遭此慘也雷又震震有聲僉戒媼勿妄語于神怒雷乃

止後有人言其子曾盜販陶器某甲錢五百文甲夫婦
訴怨無以營生俱投繯死事已隔一年雷始擊之尙是
恕也吁以五百錢斃二命天怒之烈不亦宜乎

里藥子曰此子盜某甲錢豈其母不知也耶觀母之呼
天鳴冤且言無罪是其平日貌爲樸愿不惟欺人且直
欺其母矣而以五百錢斃二命致干天罰諺謂雷憤擊
老實人信然

葉孝廉

陳西堂言其中表清苑葉孝廉某家居忽有人質書至

函簽寫葉某開折姓名與已相符發函視之蓋母與子
家報也略云聞汝登賢書甚喜但數年未接汝隻字心
甚懸念我日形衰老盼汝甚切汝婦賢孝經營菽水心
勞力竭目下益難措持若不將汝婦改醮勢必俱死然
汝婦不忍去我亦不忍捨也茲乘便特寄汝知有信卽
給原人帶回盼切盼切汝婦去留亦候汝信定奪也云
云孝廉得書心知誤投以書詞迫切不從權調濟恐他
日其子歸不免破鏡之悲遂備白金二十兩並具復函
給來人帶回畧云白違膝下無日不思白雲在天瞻望

蘭茗館外史 卷一

泣血頓奉慈諭欣悉起居康健下懷頓慰兒幸叨一第
急欲回家因事糾纏猝難遽發茲備白金二十兩託原
人帶回付兒婦暫供甘旨目下窘況不言可喻兒婦賢
孝素所深信姑且耐貧兒歸自有料理團聚不遠決不
再事稽遲致勞倚閭盼望也其母得回書以爲果已也
子者乃以二十金作資斧攜婦到清苑徑投某宅相視
愕然孝廉具陳崖末爰另屋居之並給日用囑姑婦安
居勿事憂慮當留心爲訪其子音耗後其子果領順天
鄉薦回家訪母與妻不得跡至清苑母子夫妻相見悲

喜交集母爲道孝廉高義其子感泣與孝廉約爲兄弟
從此休戚相關有逾骨肉孝廉子若孫今已相繼舉於
鄉矣謂非好善之報哉

里藥子曰人心卽天心也初誤以姓名之同鬼神使之
徑投其書情詞迫切慘不忍聞天意以爲安得閱書者
善爲行權巧事幹旋庶不使鸞鳳分飛乎乃孝廉果能
暗合天意函金婉答措詞不卽不離極爲得體他日其
人果領鄉薦歸來母妻團聚詢知孝廉高義不惟其人
感泣卽百世後耳其事者亦無不爲之同聲感泣也天

道報施善人子孫世濟其美不著可券矣

僵尸

家大人嘗訓之曰爾嘗客遊日多如遇生地必使僮僕同室宿且切不可滅燈以防不測因言壯年客姑孰寓某庵中時方初秋天氣嫩涼夜就枕反側不能成寐目微啟見案上燈光暗如螢距榻尺有咫一物從地出半身長尺許黃毛毳毳狀類獼猴掉頭望榻上氣咻咻然目碧色炯如貓睛其半身尚藏地下聞人轉側聲歛遁不見大駭以爲目昏而所易少確起挑燈再就枕心煩

躁復不能寐姑啟目覘之燈復暗前物復自地出聞人聲依舊遁去如是者三燈光益暗前物出地益高遂不敢復就枕起呼僕叩僧門告以所見僧點首笑曰良有之老衲以君文星當無患不虞其亦敢乃爾也爰爲移榻別室方得安寢越數歲聞姑孰人言前室地下故有枯棺年久成僵尸今已掘去矣然當日幸未睡熟且未滅燈故不致懼意外患也

何相國兄弟

吾家有石屋寺在青山之陽相傳吾鄉何又端相國如

寵與兄方伯如申微時讀書其中窮困幾無以自存會除夕聞家家祀祖爆竹聲兄弟以難備牲酒竟不能歸家度歲相對愁歎忽聞聲震如雷急同出視之則青山中裂金光璀璨就視皆白鏹纍纍充牣其中方伯大喜以爲天憐其窮將謀運歸相國急止之曰不可君子當固窮暴得此橫財不祥且安知非天之所以試汝我也予姑賴之方伯曰唯唯雖然窮甚矣第暫假少許何害遂取白金五十兩而書券投其中山頓合如故後方伯官布政時稽核庫帑少白金五十兩正詰責間吏忽見

畸角一紙笏上書某年月日何某假天帑白金一錠計
重若干兩以呈方牘大驚驗之蓋卽前所自書投山中
者因備述前事自如數出金償庫中一時聞者莫不稱
歎觀此益信貨財有定不可苟得也相國字芝嶽晚年
予告歸號西疇老人

傳青主徵君軼事

山右傅青主徵君山以書畫著名一時而不肯輕爲人
作嘗有執友某求畫請之諄諄意不可却徵君謂畫雖
末藝然必須筆補造化我每作畫先擇其時非遇良辰

不肯下筆今重違君意約以中秋夕爲期如是日天氣
晴爽風定月明當準備紙筆惟命是聽其友笑諾待至
其日果晴爽如所言友大喜知徵君善飲乃備肴酒迎
與痛飲自晡至晚始罷席徵君命侍者爲研濃墨駢兩
几鋪丈長王版紙其上又取鍊界尺鎮紙四角謂俟月
上東向秉燭爲之作畫少焉月出東山光鑑毛髮徵君
樂甚命侍者取所研濃墨一巨鉢置旁几屏退諸人獨
自命筆友遙遙竊窺但見徵君步舞足蹈或踴或躍其
狀若狂友大驚徑趨至背後以手力抱其腰徵君狂叫

嘆曰孺子敗吾清興奈何遂擲筆搓紙竟作罷論友見
徵君髮髯眉滿頭皆墨竟體汗下如雨以徵君酒醉
不能強事丹青急取水爲之浣濯遣人送歸所畫廢紙
上惟濃墨一團大於金口以徵君手筆不忍捐棄姑覺
摺度諸架上一夜天陰月黑室內隱約放光急往察之
見光出自廢紙始悟徵君畫果通神可惜敗興中綴未
竟厥事也京師打鐘菴募修落成僧募徵君名丐書菴
額以僧無行辭不許僧拾某甲與徵君善啗以重金求
爲轉乞甲知徵君爲人不敢遽達又慮無以報僧旣思

得一法乃沾佳醢招徵君飲又預作五絕詩一首將打鐘菴三字嵌於詩中乘徵君微醺自握筆書此詩屢書屢自披索之徵君晚之而笑甲曰家有屏欲書此詩刻其上顧不羨塗鴉致貽君笑時徵君已醉笑曰我爲汝代筆如何甲喜曰本不敢相煩果爾幸甚徵君遽索紙縱筆爲之一揮較常尤勝甲請曰旣蒙賜書卽求署款以爲蓬舍光尤深欣感徵君笑而許之後甲刻此三字援僧榜於門徵君偶過菴前託額署已款筆意確是注視沈思良久忽憶前爲甲書屏中有此三字始悟爲甲

所賣遂與絕交徵君精醫今所傳世者僅婦科書顧不徒精婦科也有同鄉某客都中忽患頭痛經多醫無效聞太醫院某公爲國手斷人生死不爽特造請診視公按脉畢命之曰此一月症也可速歸家料理後事遲無及矣某聞怏怏歸寓急治任兼程旋里會徵君入都遇諸途問某歸意以疾告曰太醫院某公今國手也盍請治之某嘆曰僕此歸正遵某公命也乃具告所言徵君賊曰果爾奈何我試爲汝診之按脉良久嘆曰某公真國手也其言不謬某固知徵君技不在某公下泣然泣

曰誠如君言某真無生望矣然君久著和緩名竟不能
生死人而肉白骨乎徵君又沈思久之謂曰汝疾萬無
生理今思得一法愈則不任功不愈亦不任過汝如法
試之何如某大喜求方徵君命歸家徧覓健少所着舊
遺筮十餘枚煎濃湯漉成膏旦夕服之當有效萬一幸
愈可速至都中謁某公當云何也某謝諾而別歸家如
法治之疾果瘥尋至都中見徵君喜慰異常趣往謁某
公公見某至瞿然曰君猶無恙耶某具以徵君所治之
法告之公嘆曰傳君神醫吾不及也吾初診汝疾係腦

髓虧耗按古方惟生人腦可療顧萬不能致則疾亦別
無治法今傳君以健少舊氈笠多枚代之真神醫吾不
及也若非傳君汝白骨寒矣謂非爲鄙人所誤耶然則
醫雖小道攻之不精是直以人命爲兒戲也吾尙敢業
此哉公送其出卽乞休閉門謝客絕口不談醫矣

里藥子曰予幼時喜玩徵君婦科書見前臚載軼事數
則今刻本已不載矣猶憶徵君所爲豔詞有歡語如
天歡身如雲登天抱雲歡塵僕身之句嘆其不愧爲才
人吐屬後覓得所著霜紅龔全集閱之多不稱意或謂

蘭若館外史卷十

徵君稿多散佚其霜紅龕集乃村僮湊綴爲之是或然歟徵君書畫傳者甚少予曾見方子箴方伯藏所書大草立幅筆意在張顛米顛之間洵可寶貴而畫則未之見也

曩在京城與李子皆同遊琉璃廠見青主墨畫牡丹立幅甚精妙子皆以京錢十二千購得之方子箴識